



荷塘雅韵

曹 裔



晨雾如轻纱一般,缓缓揭开了夏日的帷幕。我踏着露水未晞的田间小径,步入这片被时光温柔以待的清幽荷塘。

晨风微凉,荷叶上滚动着晶莹的露珠,宛如散落的一粒粒晶莹剔透的珍珠,在初升的阳光下闪烁着碎金般迷人的光芒。荷叶田田,层层叠叠,铺展成一片碧绿的海洋。那绿,不是单调的绿,而是深浅交织、明暗相间的绿,仿佛大自然最精妙的调色盘。

荷花初绽,有的含苞待放,如羞涩的少女;有的半开半合,似欲语还休;有的完美绽开,宛若出浴的美女。她们静静地伫立在水面上,不染尘埃,不惹喧嚣,兀自绽放高洁之美,散发出淡淡的芬芳。还是周敦颐老先生说得对:“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荷塘中的精灵,正是这千古名句最美、最生动的注解。

晨鸟在枝头轻啼,声音清脆如铃。露珠从荷叶上滑落,滴入水中,漾起一圈圈涟漪。这涟漪,仿佛时光的皱纹,记录着荷塘每一个清晨的静谧与美好。

夏虫不可语冰

张 昊

洛南的七月,热得像口倒扣的锅,雨水少,洛河的水退了下去,河床露出大片白花花的鹅卵石,水腥气混着烂水草的味道,被毒太阳一烤,直往人鼻孔里钻。镇上农贸市场的肉铺前,老板们光着膀子,手里的破蒲扇不停摇着,也赶不走那些绿头苍蝇。它们也是热疯了,赶走一些,一会儿又死皮赖脸地落回案板上。

老耿的制冰作坊就在河滩边上。其实算不上作坊,普普通通的两间红砖房,顶上搭着石棉瓦,里头放着一台二手制冰机,没日没夜地轰隆隆响。老耿今年六十出头,罗锅背。这大伏天的,别人恨不得扒层皮,他却常年套着件油腻的黑色棉背心,脖子上搭条看不出本色的毛巾。

老耿有个怪癖,他喜欢在夏天的傍晚去河边的柳树上抓知了猴。在强手电的照射下,他用粗糙的手指死死掐住虫子的背,把它们扔进随身携带的制冰铁模具里,注上水。捉够了便拿回家,将模具通上电。第二天,那些知了猴就被冻在了一块块半米长的透明冰砖里。虫子在冰里蜷缩着,乍一看,像个劣质的巨大琥珀。

我曾去他那儿买过两回冰峰。看着他他把带着知了猴的冰砖往三轮车上搬,我没忍住,问他图个啥?

老耿在围裙上蹭了蹭手上的冰水,从耳朵背后摸出半截旱烟,点上,抽了一口才说:“这虫子命贱,出壳后叫唤半个夏,秋风一刮就死绝了。我让它们提前见识见识冬天。”

他的语气异常平淡,我却听得后背发凉。镇上的人都说老耿脑子有病。肉铺的老板买他的冰是为了镇肉,每次看到冰里的知了猴,都要骂骂咧咧地用铁钩子把冰敲碎,把虫子挑出来,混着猪血和烂肉,一脚踢进垃圾堆。老耿从不还嘴,收了皱巴巴的零钱,蹬着三轮车就走。

老耿的儿子是十年前没的。那年冬天冷得出奇,洛河结了厚厚的冰。十五岁的半大小子,逃学去河上滑冰,冰窟窿藏在雪底下,一口就把人吞了。等村里人拿着长竹竿把人捞上来时,孩子已经冻得发青,硬邦邦的,像块石头。老耿当时没哭,只是脱下自己的棉袄,把那块“石头”裹紧,抱回了家。

从那之后,老耿就不怎么过冬天了。一到下雪,他就把自己锁在屋里,灌劣质白酒,睡死过去。反倒是夏天,他精神出奇的好,整日整夜地和冰块打交道。

临近月底,下了场暴雨,天气闷热到了极点。老耿的制冰机突然坏了,压缩机发出一声闷响,彻底哑了火。他没钱修,也没去找镇上的修理铺,他就那么把自己关在砖房里。

三天后,肉铺老板眼瞅着没人来送冰,便找上门去,踹开了那扇虚掩的木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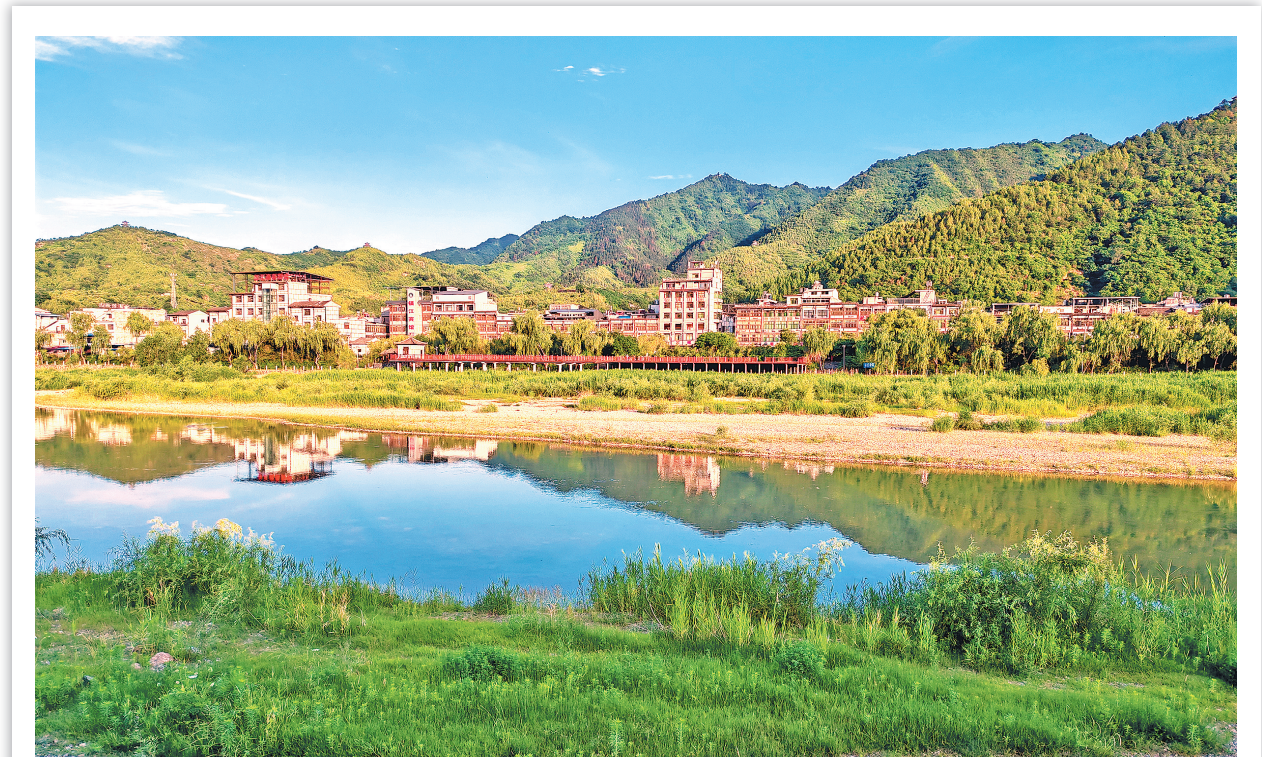
一进门,屋里的冰全化了。地上汪着一滩浑浊的水,水面上漂着几只死知了猴。老耿躺在水洼里,身上那件黑色棉背心吸饱了水,沉甸甸地顺势贴在胸口。

法医说是心梗,天太热,人老了,没熬过去。

老耿下葬那天,没几个人去。洛河边的柳树上,知了依然叫得撕心裂肺,仿佛永远不知道疲倦,也永远不知道死之将至。

后来,我离开了那儿,再没遇到过那么热的夏天,也没见过把虫子冻在冰里的人。我常常想起老耿那句“让它们见识见识冬天”。夏虫不可语冰,古人说这话时,带着高高在上的悲悯。可老耿不懂这些,他只是用一种近乎荒诞的执拗,试图打破生与死、夏与冬的界限。他想让那些注定活不到冬天的虫子,尝尝他儿子经历过的刻骨铭心。

他以为冰能留住时间,能冻住痛苦。可洛河的水年年涨了又退,冰化成了水,水又变成了汗。谁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谁也救不活一只注定死在夏天的虫子。老耿和他的知了一起,最终都停在了那个闷热无风的午后。



商洛山

(总第2914期)
刊头摄影 彭 涛

从翻山到穿山

何 晨

南瞻北望峰林琼花天下山水归秦岭,星移斗转白云碧玉牛背日月佑长安。

镌刻于牛脊梁南天门石坊的这副楹联,对仗恢宏、意境深远,写尽秦岭统领南北山河的磅礴气象,道尽祖脉青山护佑秦川千年安宁的家国底蕴。年少登临读联,只觉字句壮阔;如今求学历再来品山河,我方懂得,这一联山水祈愿,正是秦岭从古至今生生不息的格局,也是新时代山河振兴、天路贯通的最好注脚。

我的家乡坐落于秦岭腹地柞水,是枕山而居的小城,生活最真切的照片便是开门见山。连绵群峰层层叠叠,环抱着街巷烟火、岁岁朝夕。群山是我童年的边界,是我少年的底色,长久的山居岁月,让我对山有着最质朴、最真切的情感,也有着最懵懂、最纯粹的认知。

儿时第一次随家人去西安,是我人生第一次走出连绵山海。汽车穿梭无数隧道,翻越层层山岭,当最后一道山峦退去,关中原平坦荡无尽的画卷骤然铺展眼前。那里没有起伏峰峦,没有叠翠青山,视野开阔,一眼望不到边际。孩童的认知直白而纯粹,彼时的我固执认为:故乡柞水满目青山,而西安空旷辽阔。一山一平的巨大反差,深深烙印在我的成长记忆里,经年未改。

年少我曾一度厌弃群山环绕的困

塞。长期居于深山,视野被山峦界定,行路被山河制约。那时的我,总向往平原城市的开阔自由,一心渴望走出大山、奔赴远方,以为群山是禁锢,是局限,是阻碍前行的屏障。彼时心境,正是青年人特有的“看山不是山”,只知渴望远方,却不懂山河背后承载的岁月厚重与家国价值。

回望百年岁月,群山于祖辈而言,是真正隔绝天地的天堑。旧时秦岭无便捷通道,柞水往返西安,只能绕行翻越黄花岭。山路崎岖险峻、石阶嶙峋,徒步往返一趟要耗费三四日之久。每逢暴雨滑坡、寒冬大雪封山,深山便与外界隔绝。古道石阶上深浅不一的磨痕,是一代代山里人负重谋生、翻山求索的岁月印记。曾经的秦岭,山水灵秀却闭塞困人,坐拥绿水青山,却难寻发展出路,山河壮美,却也曾困住一方百姓的前路。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山河面貌日新月异。我虽未曾亲历祖辈徒步翻山的苦寒岁月,却完整见证了秦岭交通迭代升级的时代巨变。从父辈颠簸辗转的砂石老路,到黄花岭盘山公路打通出山通道;西康普速铁路通车,绿皮列车穿山而行,大幅缩短往返时长;包茂高速西安至柞水段全线通车,终南山隧道贯通山岭,天堑自此化为通途。秦岭的大门被一步步推开,深山与外

界的距离被不断拉近。山路的变迁,是民生改善的缩影,更是国家基建深耕陕南、振兴山区的生动实践。

成长于高速畅通的新时代,我们早已习惯自由出入山海。牛脊梁雄踞秦岭主脊,是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天然分水岭,也是秦岭万千绿意里,最醒目的生态坐标。岁岁年年,守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信念,为山林缝补褶皱,为水源培固根脉,守护秦岭永续青绿,羚牛等珍稀生灵踏着清浅的光影重回山林,我们以坚定的守护,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绿色屏障。

古联藏古意,新轨启新程。今日之秦岭,即将告别长久以来的出行局限。从前祖辈数日跋涉的艰险古道,未来搭乘高铁仅需片刻便能通达。四代光阴更迭,四代命运变迁;祖辈困于山路、步履维艰;父辈辗转奔波、静待出路;我们驾车穿山、无忧出入;新一代青年即将搭乘高铁瞬息往返。四层道路纵横山岭,叠成一卷立体的时代史诗,记录着秦岭从隔绝闭塞到联通四方的伟大蜕变。

群山从未改变,改变的是人与山河的相处方式。曾经阻隔发展的连绵青山,如今成为最珍贵的生态资源。依托生态保护成果与高铁交通优势,陕南文旅产业蓬勃兴起,深山风物走出秦岭,优质资源涌入山

立秋帖(组诗)

李 斐

立秋帖

滚烫的盛夏,被一枚梧桐落叶
轻轻扇远,半青半黄
摩挲着阳光包裹的大地

蝉声慢慢收敛了高调
玉米将饱满的穗棒别在腰间
田里万物悄悄奔赴成熟

父亲蹲在地头抚摸谷穗
指尖捻开细碎的青光
暑气渐消,安然溢于言表

我静立田埂,沐浴徐徐清风
世间燥热缓缓褪去
满心酝酿着丰收的欢喜

秋天的味道

山坳的风敛去盛夏浮躁
漫开坡田成熟的气息
红米吸饱日光垂挂枝丫
老柿树擎起红灯,静守村巷

簸箩盛着刚砸开的核桃
新碾的小米漾着浅淡金黄
乡亲倚着粮堆闲话家常
缕缕醇香,皆是汗水沉淀的芬芳

踏过深耕数遍的田土
一身风尘被秋光轻轻熨平
所有俯身耕耘的辛劳
宽厚原野,皆一一回报

炊烟缓缓升向云天
喧嚣落尽,天地安然
秋日独有的醇香滋味
不在珍馐佳肴
而在放下农具时
心底坦荡的欢喜

坐一场秋天的席

秋天,山坳是一张老桌
西风抖开衣襟,铺下
一堆堆核桃、板栗
柿子与石榴沉甸甸的香甜
再排开红缨玉米、垂穗高粱
撑满桌沿最厚重的山河

秋阳掌勺,高擎铜釜
浇上新榨的花椒油,噙然起香
焙出黄豆鎏金,烘出大枣流丹
焖出红薯深厚的赭色
炒出苹果拔丝
泼出辣椒沉红溢香

白露司厨,晓剪烟岚
谷捧来一碗莽香
盛满一捧雁唳霜天
寒蛩声浅,缓缓收席
留半盏清浆
让疏星蘸尽人间月色



我与高铁的故事

城。生态保护、民生发展、乡村振兴相融共生。古联所书“山水归秦岭、日月佑长安”的美好愿景,在今天真正落地成真。

远赴他乡求学,看过万千城市烟火,最难忘的依旧是故乡的青山绿水。历经远行与回望、成长与沉淀,我终于褪去年少的浮躁与偏执,读懂了秦岭的包容厚重,真正做到“看山仍是山”。那些我曾经想要逃离的群山,是护佑一方的生态祖脉;那些我曾经觉得局限的山海,是滋养我成长的故土根魂。

秦岭筑天路,山海换新章。巍巍青山依旧挺立,飞驰的穿山高铁将开启全新篇章,古联承千年文脉,新轨启时代新篇。

我们这代青年,生在秦岭漫山的青绿里,长在山河挽镜的浪潮中,见证着天堑变通途、闭塞变繁华。未来,我们自当接过守护秦岭祖脉的接力棒,不负青山、不负时代,以青年之力守望山河青绿,以青春之姿奔赴强国新程,让秦岭岁岁常青,让山海岁岁新生。

